

Guo Jing Ming Luo Pin Ji

郭敬明作品集

天下
幻城
猜火车
天亮说晚安
爱与痛的边缘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梦里花落知多少
刻下来的幸福时光

春风文艺出版社

郭敬明作品集

郭敬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敬明作品集/郭敬明 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7

ISBN 7-5313-2541-1

I. 郭…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30745 号

郭敬明作品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285 23284029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2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13-2541-1/I·1247

定价:36.80 元

目 录

幻 城

幻城	7
雪国	28
樱花祭	147

爱与痛的边缘

白昼明媚	185
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	187
七天里的左右手	202
寒武纪	209
围城记事	213
我上高二了	218
桃成蹊里的双子座人	221
十二月	228
消失的天堂时光	233
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	249
水中的蓝色鸢尾——读安妮宝贝	251
坐井观天的幸福——读苏童	255
一个人的城市——读刘亮程	259
永远哀伤的孩子——读《彼得·潘》	265
暗夜未央	271
生活在别处	271
剧本	278
七天	285
三个人	292

崇明春天	300
阴天	319
三月,我流离失所的生活	326
三月,我流离失所的生活(续)	331
明媚冬日	335
2000,我的泱泱四季	338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Side A 流年·回首又见它	345
回首又见它(上)	345
回首又见它(下)	351
扬花	356
庄周梦蝶	382
思想的声音	393
毕业骊歌	399
Side B 幻影·天亮说晚安	403
天亮说晚安	404
天亮说晚安——带我回家	422
某年某个春末夏初	436
八月天高人浮躁	444
四季歌	448
冬日的幻觉	456

梦里花落知多少

梦里花落知多少	473
不会占梦的占梦人	657
猜火车	671
天下	685
刻下来的幸福时光	703

郭敬明作品集

郭敬明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敬明作品集/郭敬明 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7

ISBN 7-5313-2541-1

I.郭… II.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30745 号

郭敬明作品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联系电话:024-23284285 23284029

E-mail: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28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

200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13-2541-1/I·1247

定价:36.80 元

目 录

幻 城

幻城	7
雪国	28
樱花祭	147

爱与痛的边缘

白昼明媚	185
一个仰望天空的小孩	187
七天里的左右手	202
寒武纪	209
围城记事	213
我上高二了	218
桃成蹊里的双子座人	221
十二月	228
消失的天堂时光	233
四维读书之写在前面	249
水中的蓝色鸢尾——读安妮宝贝	251
坐井观天的幸福——读苏童	255
一个人的城市——读刘亮程	259
永远哀伤的孩子——读《彼得·潘》	265
暗夜未央	271
生活在别处	271
剧本	278
七天	285
三个人	292

崇明春天	300
阴天	319
三月,我流离失所的生活	326
三月,我流离失所的生活(续)	331
明媚冬日	335
2000,我的泱泱四季	338

左手倒影,右手年华

Side A 流年·回首又见它	345
回首又见它(上)	345
回首又见它(下)	351
扬花	356
庄周梦蝶	382
思想的声音	393
毕业骊歌	399
Side B 幻影·天亮说晚安	403
天亮说晚安	404
天亮说晚安——带我回家	422
某年某个春末夏初	436
八月天高人浮躁	444
四季歌	448
冬日的幻觉	456

梦里花落知多少

梦里花落知多少	473
不会占梦的占梦人	657
猜火车	671
天下	685
刻下来的幸福时光	703

幻

城

幻 城

很多年以后，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泪石的海岸，面朝大海，面朝我的王国，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面朝天空的霰雪鸟，泪流满面。

我的名字叫卡索，我在雪雾森林中长大，陪伴我的是一个老得让人无法记得她的年龄的巫师，她让我叫她婆婆，可是她却叫我皇子，幻雪帝国的长子。和我一起长大的还有我的弟弟，他的名字叫樱空释。我们两个，是幻雪帝国惟一仅存的两个幻术师。

我的名字在幻术法典上的意思是黑色之城，而我弟弟的名字翻译出来是幻影。我们有不同的母亲和相同的父皇，幻雪帝国的老国王。我的父皇是幻雪帝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王，在两百年前的圣战中瓦解了冰海对岸火族的几乎全部势力。而那一战也让我的王族受到近乎不可挽回的重创，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战役中死亡，于是家族中的幻术师就只剩下我和樱空释，而那场战役中死亡的巫师占星师和剑士更是不计其数。

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成为所有人记忆中不可触碰的伤痕，而在我的记忆中，就只剩下漫天尖锐呼啸的冰凌和铺满整个大地的火种，天空是空旷而寒冷的白色，而大地则一片火光。我在宫殿里，在温暖的火炉旁，在雍容的千年雪狐的皮毛中，看到父皇冷峻的面容和母亲皱紧蹙眉头。每当外面传来阵亡的消息，我总会看见父皇魁梧的身躯有不经意的晃动，还有母亲簌簌落下的泪水。而窗外的红色火焰，就成为我童年记忆中最生动的画面。而画面的背景声音，是我的哥哥姐姐

们绝望的呼喊，这种呼喊出现在我的梦境中，而且经久不灭，我挣扎着醒来，总会看见婆婆模糊而年老的面容，她用温暖而粗糙的手掌抚摩我的面颊，对我微笑，说，我的皇子，他们会在前方等你，你们总会相见。我问她：那么我也会死吗？她笑了，她说：卡索，你是未来的王，你怎么会死。

那一年我 99 岁，还太小，连巫师的资格都没有取得，所以很多年以后的现在，我对那场圣战的记忆已经模糊不堪，而当我问婆婆的时候，她总是满脸微笑地对我说：我亲爱的皇子，等你成为了国王，你就会知道一切。而对于那场战役，我弟弟几乎完全没有记忆。每当我对他提到那场圣战的时候，他总是漫不经心地笑，笑容邪气可是又甜美如幼童，他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哥，这是天理，你不用难过。说完之后，他会靠过来，亲吻我的眉毛。

我和樱空释曾经流亡凡世 30 年，那是在圣战结束之后。我记得在战役的最后，火族已经攻到我们冰族的刃雪城下，当时我看到火族精灵红色的头发和瞳仁，看到漫天弥漫的火光，看到无数的冰族巫师在火中融化，我记得我站在刃雪城高高的城楼上，风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灌满我的长袍。我问我的父皇，父皇，我们会被杀死吗？父皇没有回答，面容冷峻，高傲，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动作缓慢可是神情坚定，如同幻雪神山上最坚固的冰。

我和弟弟被 40 个大巫师护送出城，我记得我在离开的时候一直望着身后不断远离不断缩小的刃雪城，突然间泪水就流了下来，当泪水流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一声尖锐的悲鸣划过幻雪帝国上空苍白的天空，我知道那是我姐姐的独角兽的叫声。我的弟弟裹紧雪狐的披风，他望着我，小声地问，哥，我们会被杀死吗？我望着他的眼睛，然后紧紧地抱住他，我对他说，不会，我们是世上最优秀最强大的神族。

护送我和释的 40 个大巫师全部阵亡在出城的途中，我在马车內不断看到火族精灵和巫师们的尸体横陈驿路两旁。其中，我看见了和我一起在雪雾森林中成长的笈笈，她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天生有着强大的灵力，可是她也死了，死在一块山崖上，一把红色的三棘剑

贯穿她的胸膛，将她钉在了黑色的山崖上，风吹动着她银白色的长发和白色魔法袍，翩跹如同绝美的舞步。我记得马车经过山崖的时候她还没有闭上眼睛，我从她白色晶莹的瞳仁中听到她对我说话，她说，卡索，我亲爱的皇子，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我记得最后一个倒下的巫师是克托，父皇的近护卫，我和弟弟从马车上下来，拉载我们的独角兽也倒下了，克托跪在地上，抚摩着我的脸，他指着前面的地平线对我说：卡索，我亲爱的皇子，前面就是凡世的入口，我不能再保护你了。他对我微笑，年轻而英俊的面容上落满雪花，我看到他胸口的剑伤处不断流出白色的血液，一滴一滴地掉在黑色的大地上铺展开来，他的目光开始涣散，他最后的声音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卡索，卡索，未来的王，你要坚强的活下去，我亲爱的皇子，卡索……

我抱着樱空释站在大雪弥漫的大地上，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释用手捧着我的脸，他问我，哥，我们会被杀死吗？我望着释幼小的面容，我说，不会，释，哥哥会保护你，你会一直活下去，成为未来的王。

已经是冬天了，幻雪帝国下了第一场雪。幻雪帝国的冬天会持续十年。而且在这十年里面每天都会下雪。我仰头望着天空弥漫的大雪，想到雪雾森林，在雪雾森林里，永远也没有大雪，四季永远不分明，似乎永远是春末夏初，永远有夕阳般的暖色光芒在整个森林中缓缓穿行。

天空传来一声飞鸟的破鸣，我回过头，然后看到了樱花树下的樱空释。樱花的枝叶已经全部凋零，剩下尖锐的枯枝刺破苍蓝色的天空，释的身影显得那么寂寞和孤单。他微笑地望着我，他的头发已经长到地面了，而我的头发才刚到脚踝，冰族幻术的灵力是用头发的长短来衡量的，所以，释应该有比我更强的幻术召唤能力。他从小就是个天赋很高的孩子。

释望着我，笑容明亮而单纯，他说，哥，下雪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地落满他的头发，他的肩膀，他年轻而英俊的面容，而我的身上却没有一片雪花。我问他，释，你为什么不用幻术屏蔽雪

花？我抬手在他头上撑开屏障，他举起左手扣起无名指，轻轻化掉我的幻术，然后对我说，哥，你那么讨厌雪花掉在你的身上吗？他望着我，笑容里有隐忍的忧伤。然后他转身离开，望着他的背影，我的心里感到隐隐约约的难过，这就是整个幻雪帝国头发最长幻术最强的人，这就是惟一个不用幻术屏蔽落雪的人，这就是我惟一的弟弟，这辈子我最心疼的人，樱空释。

流亡在凡世的30年，我还几乎没学会任何幻术，我只能把水变成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冰雕造型以此谋生。而且我们还要不停地走，躲避火族的追杀，有一次，一个人拿走了我所有的冰雕，可是没有给我钱，释挡在他前面，咬紧嘴唇，一句话也不说地望着他，那个人把释推倒在地上。于是我拿起一碗酒走到他前面，递给他，那个人狰狞地笑，他说：小王八蛋，你想用毒酒毒死我吗？于是我就拿着酒喝了一口，然后笑着对他说：原来你也那么怕死。那个人暴跳如雷，端过碗去一饮而尽，他说：我他妈的会怕你一个小杂种。然后他就死了。在他临死前难以置信的睁大眼睛的时候，我对他说：你错了，我不是小杂种，我有最纯正的血统。

我只是将那些流进他身体里的酒结成了冰，结成了一把三棘剑的形状，贯穿了他的胸膛。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杀人，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凡人的血和我们的不一样，不是白色，而是炽热的鲜红色。我压抑着自己的恐惧，而当我望向释的时候，我不明白他的脸上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笑容，残酷而且邪气。不过那个笑容一晃即逝。在那个人倒下的时候，天空又开始下起鹅毛大雪，我抱着释，站在大雪的中央。释望着我，他说，哥，我们也不会被别人杀死了，对吗？我说：对，释，没有人可以杀了你，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因为如果我死了，你就是未来的王。

当我139岁的时候，我遇见了梨落，幻雪帝国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巫师。皇族的人在长到130岁的时候就会变成成年人的样子，所以当时我抱着还是小孩子模样的樱空释走在大雪纷飞的街道，每个人都以为我是释的父亲，没人知道我们是幻雪帝国的仅剩的两个皇子。我还记得当梨落出现的时候，地面的大雪突然被卷起来，遮天蔽日，所有

人都四散奔逃，我抱着释站在原地没有动，因为我感觉不到任何杀气。雪花的尽头，梨落高高地站在独角兽上，大雪在她旁边如扬花般纷纷落下，她下马，走过来，跪在我面前，交叉双手，对我说，王，我来接您回去。

那一个冬天是我在凡世的最后一个冬天，大雪如柳絮，柳是我在凡世最喜欢的植物，因为它的花，像极了刃雪中纷纷扬扬的大雪，十年不断的大雪。

七天之后，当我和释还有梨落站在刃雪城下，我突然泪流满面。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还只是个孩子，而现在，我已经长成和我哥哥们一样英俊挺拔的皇子，幻雪帝国未来的王。新的城墙更加雄伟，我看到我的父皇和母亲还有所有的巫师和占星师站在城墙上望着我，他们对我微笑，我听到他们在喊我和樱空释的名字。释抱着我的脖子问我，哥，我们回家了吗？我们不会被那些红色的人杀死了吗？我吻着释晶莹剔透的瞳仁，说，释，我们回家了。

当城门缓缓开启的时候，我听到满朝的欢呼，欢呼声中，我牵起梨落的手，我说，我爱你，请当我的王妃。

很多年以后我问梨落，我说，梨落，我在看见你七天之后就爱上了你，你呢？你什么时候爱上我？梨落跪在我面前，抬起头来看我，她说，王，当我从独角兽上下来，跪在你面前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你。说完她对我微笑，白色的樱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落满她白色的头发，花粉落在她长长的睫毛上。梨落的白头发泛着微微的蓝色，而不是和我一样是纯正的银白色。因为梨落没有最纯正的血统，所以她只能成为最好的巫师，而无法成为幻术师。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

当我200岁的时候我对父皇说，父皇，请让我取梨落为妻。当我说完的时候，整个宫殿中没有一个人的声音。在那之后一个月，幻雪帝国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雪，在那场大雪中，梨落就消失不见了。

后来我的母后流着泪告诉了我一切。因为父皇不允许一个血统不正的人成为我的王妃。我的王妃，只能是深海宫里的人鱼。

我记得我冲进父皇的寝宫的时候，他正端坐在高高的玄冰椅上，

而我，用尽了我全部的幻术将他击败了。当他躺在地上而我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他已经老了，我心中那个征战天下统令四方的父皇已经迟暮，那一刻，我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而我父皇，也没再说什么。而我的弟弟，樱空释，站在旁边，抱着双手，冷眼看着这一切。最后，他笑了笑，转身离开。

有人告诉我梨落去了凡世，有人说梨落被化掉了全身的巫术遣送去了幻雪神山，而星旧告诉我，其实梨落已经被葬在了冰海的深处。

后来释问过我，他说，哥，你有想过去找她吗？

找？也许她已经死了。

只是也许。也许她还活着。

不必了，找到了又怎么样，我终将成为幻雪帝国的王，而梨落，永远不可能是皇后。

哥，你就那么喜欢当国王吗？难道你不可以和她一起走吗？

你要我如何放得下父皇，母后，我的臣民，还有你，释。

哥，如果我爱一个人，我可以为他舍弃一切。说完之后释转身离开，而我，一个人站在苍茫的大雪之下。我生平第一次没有用幻术屏蔽，于是，大雪落满了释和我的肩头。

那天晚上，我梦到了梨落，就像星旧说的那样，她被埋葬在冰海的最深处，她微笑着对我说，王，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爱上了你。然后，梨落就一直呼唤我的名字，她说她在等我，她叫我卡索，卡索，卡索……

她从独角兽上下来，轻移莲步，跪在我面前，双手交叉，她全身有着银白而微蓝的光芒，她仰起头对我说，王，我接您回家……

星旧是刃雪城中最年轻也是最伟大的占星师，也是惟一个替樱空释占过星之后而没有死掉的人。释成年之后，有着和我一样银白色的头发，可是里面，却有一缕一缕红色如火焰的头发。父皇叫过七个占星师替樱空释占星，前六个都在占星的过程中，突然爆毙，口吐鲜血而亡。星旧是第七个，我只记得他和释互相凝视了很久，然后两个人都露出了笑容，邪气而诡异。

星旧占星完毕之后，他走到我的面前，跪下，双手交叉，对我说，卡